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八回 杜林無心逢山寇 豪傑有意嫌賊人

話說上集書中說到劉榮與石祿在中途，巧遇一個老者，正向老者打聽道路。那老者不放心，劉榮才報通了真名實姓。老者放了心，遂說道：「我久仰的很，這西南角下，有一個村子。名叫獨虎營，那裡住著弟兄二人，在那裡為首。他們能為出眾，武藝高強，欺男賴女，強奪少婦長女，硬下花紅。」劉榮說：「此地歸哪裡所管呀？」老者說：「正北有個臨水縣，是濟南的首縣。」劉榮說：「那裡知縣是那位？」老者道：「那知縣姓高名叫高文峰。」劉榮說：「那麼高文峰，他是清官還是貪官呢？」老丈說：「他乃是一位清官。」劉榮說：「他是清官為甚麼不抄拿他們呢？」老者說：「官人藝業淺薄，抵擋他人不過。」劉榮說：「玉藍呀，你快去把那伙人趕散，把大車上那人救下來。」石祿說：「好吧小子。」說話之間，提雙鑊往外就走。劉榮問老者道：「那惡霸姓名字誰呢？」老者說：「頭前走的那個姓李名寶，自稱叫伏地太歲。後頭走的那個是他姪兒，名叫李桐，外號叫寸地君王。李寶能為出眾，武藝高強。」劉榮道：「他們就以武藝高強欺壓人嗎？」老者說：「他就倚著蔡京是李寶的親娘舅，在朝為官。達官，您在北京哪府當差呢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在鏢行跑腿。我有兩個朋友，在王府當差。」老者說：「您這兩位朋友在哪王府當差？」劉榮說：「一位叫鎮天豹李翠，一個叫追雲燕雲龍。」老者訪問：「他二位在王府官拜何職？」劉榮說：「是在銀安殿站班健將的首領，代管四口八名健將，八主賢王府所派，叫他二人跨差，夜晚護庇萬佛殿。皆因那殿中失去了傳輩的鬧龍寶鏡，我這裡有王諭龍票，何不將兩個土豪處治呢？」老者聞聽雙膝拜倒，口中說：「達官爺，您要把他二人除治，不但這裡縣太爺感念您。就連我們全縣的黎民，都全救啦。那李桐他要看見誰的少婦長得好看，夜晚帶打手去搶。瞧誰家姑娘長得好，他白天去提親，給也得給，不給也得給。那一家要說不給，不論黑夜白天，當時就搶。」劉榮一聽氣往上撞，遂說道：「要處治二人，我把他們拿到公堂，你們與他打直對嗎？」老者說：「我能打直對。」劉榮說：「好啦，你先在此等候，待我到外邊看一看。」說著他到了樹林之外，推簧一亮刀，往懷中一抱，定睛往對面觀看。再說石祿，手提一對短把追風鑊，來到當場，將車的去路擋住。將雙鑊上下一分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們是乾甚麼的，小子？」大家一看，忙站住了，由車上跳下一人。口中說道：「列位閃開，待我過去。」那些惡豪奴閃在一旁，此人過來一看石祿，乃是一個猛漢，長得像貌怕人。石祿他一看從車上下來一人，面露驚慌之色。看他身高七尺開外，骨瘦如柴。往臉上一看，面如刀鐵，掃帚眉，大環眼。身穿青布衣服，藍布護領，藍紗包紮腰，緊襯俐落，青布底衣，青布靴子。肋下配定一口鬼頭刀，來人問道：「你是乾甚麼的。」石祿道：「你倒問我是乾甚麼的。我這是問你啦。」那人說：「我們這是接人的。」石祿說：「接人有捆住的嗎？那個少婦、那個姑娘，為甚麼全捆著哇？再說你們接人可這車上為甚麼一個女的沒有哇？竟用男子接人。今天你們說了真情實話，我放你們過去，要是花言巧語，我是要了你們的命。」來人說：「我們住家在山西，地名叫獨虎營。車上這兩少婦姑娘不是外人。」石祿說：「不是外人，她們是你等的甚麼人？」那人說：「我是獨虎營的管家，姓張，名叫張治，大家贈我一外號，人稱金眼老鼠。車上綁著一位是我嫂嫂，一位是我妹妹。」石祿說：「你把她們先解開，我得問一問。竟聽您說，那可不成。必須追問情形，有差言差語，那裡我可叫你家去。」張治說：「好朋友管好朋友的事，我家的閒事，不用你管。你我平素不認得。」石祿說：「我要認識你我倒不管啦，皆因不認識，我才管的。」張治說：「朋友你一死的要管，報通你的名姓。放著大道你不走，你小路旁多管閒事。」石祿說：「你要不捆著她我就不管，皆因你捆著她我才管。」張治說：「黑漢報通你的名姓吧，刀槍之下，不死無名小輩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姓走，名走二大，大府大縣大村子。樹林沒門，你上樹林，我不出門來，要你的命。」張治一聽，氣往上撞，往後一閃身亮出刀來，說聲：「將他給我圍上吧，要死不要活的，這主兒也就是打死了他真一塊地。」大家一聽忽啦一聲，將石祿圍上啦。石祿一分雙鑊與他們打在一處，是上下翻飛，這惡奴的軍刀，滿給磕飛啦。大家受傷的不少，張治一看喪命的倒是沒有，遂說：「你們大家閃開了，待我拿他。」張治上前說道：「好一個走二大，我叫你多管閒事。」左手一晃，刀向頂門就劈。石祿用左手鑊往上一掛，張治將刀抽回，石祿的鑊已空。當時二人招勢可快，光閃刃針。石祿往裡一跟步，雙鑊一合往裡一推。張治忙往下一坐腰，石祿飛起左腿，名為打合腿。這手絕藝，名叫白猿獻桃。也是張治的報應循環，竟在鑊下做鬼。那些惡豪奴，一見張治已死，俱都嚇得膽戰心驚。由打車後轉過來淨街太歲李寶，翻身下馬，推簧亮刀，撲奔石祿。石祿說：「對面來的小輩，報通你的名姓。」李寶說：「住家在獨虎營為首，姓李名寶，人稱淨街太歲的便是。」石祿一聽，小子叫淨街太歲，心中不大痛快。那李寶也問他：「小子你叫何名，我好與張治報仇解恨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叫走二大。」李寶上前就是一刀，石祿往旁一閃。鑊掛刀背。劉榮說道：「玉藍呀。你可千萬別叫他走了，睡下為止。」石祿說：「知道啦，他繞不了鴨子。」不提他二人動手，那劉榮抱刀來到車轅切近，說道：「你等眾人，還不早行逃命，等待何時？你們大家為惡多端，搶劫民間婦女，那還了得？」寸地君王李桐，下了馬，將大衣脫啦，伸手亮刀，問道：「來者老兒，你是做甚麼的？」劉榮說：「對面土豪，報通你的名姓。你家老太爺，刀下不死無名之人。」李桐說：「我姓李名桐，人稱寸地君王。」說完軋刀一站，說：「老兒你叫何名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姓劉名榮，外號人稱閃電腿。」正要跟他動手，忽聽背後撲哧一聲響，急忙回頭一看，那李寶已在鑊頭下做鬼，打得他萬朵桃花。這些惡豪奴一看，張治死啦，倒沒跑，如今李寶已死，大家便四散逃走。石祿打死了他，一分雙鑊就奔了李桐，把鑊一舉，說：「榮兒你閃開了吧，他渴了，要喝他們紅水。」劉榮往旁一閃，說：「千萬也別放他逃走。」石祿說：「這個也叫他摔了吧。」劉榮說：「摔了吧。」石祿分雙鑊來到近前，說道：「嘿，劉榮說啦，叫你摔了吧。小子你怎樣？」李桐說：「甚麼叫摔啦？」石祿說：「叫你家去，就是摔啦。」李桐不懂這話，他看見李寶已死，一心要給他叔叔報仇，雙手托刀往裡一紮，石祿用雙鑊往下一撤他的刀背。李桐借力使力往下一押刀，石祿用鑊往裡一走。李桐忙使了一個鐵板橋，石祿撒手鑊，左腿往裡一跟，右腿的百靈腿就起來啦。李桐再躲，可就躲不及啦，當時將他踢出一溜滾去。那李桐打算用就地八翻逃走。石祿忙跟了過來，踩住左腿，雙手將右腿抱起，說聲：「小子，我看你是桶子不桶子你再來吧小子。」只聽撲哧一聲響，是立劈兩半。

此時樹林那位老者，來到車前，面見他二人，跪倒行禮，口中說：「達官，您這是救了我們一縣的人啦。可是千萬別放走一個惡奴。」劉榮說：「好吧，玉藍你在此看。」說著四下一看，往正西跑著一個大個，腳下很快。劉榮一伏腰就到啦，來到他背後，是人到刀就到啦，在他腿肚子上，刀尖就紮上啦。那大個嚶啾一聲，爬在就地，口中說：「大太爺饒命。」劉榮說：「我饒你也成，快說，你們是從那裡搶來的少婦。」大個說：「我們從打劉家莊搶來的，有我們太爺的話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姓甚麼？」大個說：「我姓李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大個說：「我叫李綱，大家送我外號叫野雞六子。」劉榮說：「你怎麼叫野雞六子？」李綱說：「皆因我腿快。」劉榮說：「你腿快，還快的過我嗎？」李綱說：「劉榮是我師爺爺。」劉榮一聽，說：「你見過劉榮嗎？」李綱說：「我沒見過呀。」劉榮又問他說：「你既是沒見過，怎麼知道他是你師爺爺啦？」李綱說：「他的名姓，比我大。他在鏢行跑腿。」劉榮說：「那麼是在鏢行跑腿，就是你師爺爺嗎？」李綱說：「不是，因為他是閃電腿。在鏢行裡頭一個。我有一個師父。」劉榮說：「你的師父是誰？」李綱說：「我師父也在鏢行成名。住家在東昌府北門外，馬家湖的人氏，此人姓馬名叫遇龍，外號人稱千里腿。他是我師父。」劉榮說：「你見過那馬遇龍嗎？」李綱說：「他名千里腿，一天能走一千里，我沒見過。」劉榮說：「你沒見過，你就說是你師父。」李綱說：「他走一千里，我能走一百五里。」劉榮說：「看在你的面上，你要叫我一聲師爺饒恕於你。可是你得說明這個少婦跟這個姑娘，是從哪裡搶來的？」李綱說：「我倒是略知一二。」劉榮說：「好，那麼你願意好好跟我走，還是叫我把你捆上呢？」李綱說：「老太爺，您祇要饒我命，我情願跟著您走。」此時由樹林裡走過那個老者，老者說道：「這位劉達官，這位可是一個好人。」劉榮說：「老丈，您認識他嗎？」老者說：「我認識他。」劉榮問道：「他原先乾甚麼呀？」老者說：「他原先是個貨郎，他家就有一個老娘，早先有個妹妹，早已出嫁啦。」劉榮說：「這個貨郎，要有一差二錯，你可敢保。」老者說：「我敢保，這個貨郎是我看著他長大的。」說完轉臉問李綱道：「你怎麼跟他們在一處渾水

去啦？」李綱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我要不去，他們就把我給廢啦。家裡還給撥去一石小米去啦，另外又留幾兩銀子。有我老娘的吃喝，我乾甚麼不去呢？您想，誰知道他出莊搶人去呢。我要知道他出莊搶人，把我治死，我也不去呀。」劉榮說：「這一位老頭，您先把那位婦女的繩子解開，因為您的年歲大。」老頭上前便將那少婦的背繩解啦，那婦人便伸手從口中掏出堵口之物。她跪在車上，直給老頭叩頭，說：「老太爺，您算救了我的性命。」老者道：「這位少婦，你別給我叩頭。你必須給這位劉達官跟這位大太爺磕頭。要沒有他們二位，處治不了惡霸。」那婦人趕緊又給他二人叩頭。劉榮說道：「你先把那位姑娘解開。死去的惡霸，他從那裡把你們搶來的？」婦人道：「您要問哪？我住家高家湖，我娘家姓馬。我有一個哥哥，名叫馬龍，率我母親之命，前去接我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婆家在那裡呀？」婦人說：「婆家在文武莊，西村頭裡，我丈夫姓張。這個姑娘是我妹妹，她名叫張翠屏。」說話之間，便將那姑娘的綁繩也給解啦。張馬氏說道：「妹妹，你快給這二位達官磕頭道謝救命之恩，要遇不上他們二位，咱們姐妹都得死在賊人之手。」那姑娘聞言，便跪在車上。口中說道：「這二位恩公，你把我們救了，我這裡謝謝您。可是您還得把我大哥給救了吧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大哥在那裡啦？」張翠屏說：「我大哥在正東，那塊樹林子啦，被他們給捆在樹上啦。」劉榮說：「還有別的人沒有哇？」翠屏說：「倒是還有，可是那老天殺的。不用救他啦。」劉榮說：「那個是你甚麼人呀？」翠屏說：「她是一個繼母娘，竟給我嫂子氣受。我們姐倆多日才能受的完啦。」劉榮一看她們二人，面色中正，純是安善婦女，遂叫道：「玉藍。」石祿就過來啦，說：「什麼事呀？」劉榮說：「你在此看護車輛，待我到東邊救人。你在此好好的看著他們，誰也不准動車輛。誰要動，把誰治睡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去吧。」劉榮這才伏腰往東，來到南北一股大道的東邊，一片樹林之內，聽見有人哼吃，趕緊上前一看，有一個男人，在樹上捆著。劉榮將他解救下來，那人伸手從口中掏出堵口之物。看此人忠厚老實，並非奸詐之徒，遂問道：「你姓甚麼呀？」他說：「我姓馬，名叫馬龍。」劉榮說：「正西那位少婦？」馬龍說：「那是我的妹妹。」劉榮便將治死惡霸的情形一說，馬龍連忙雙腿拜倒，說：「恩公我給您磕頭啦。」劉榮說：「樹林裡還捆著沒有？」馬龍說：「還有親家娘在那裡啦。」二人便在樹林裡找。在東北角上一顆楊樹上，捆著一人，頭衝下，腳衝上，七孔冒血，那人是絕氣身亡。馬龍一見，遂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親家娘啊，您此時一死，我兩個妹妹可逃出來啦。沒別的可說，這總算是您的報應循環。」劉榮說：「這個死屍，你先別摘。你從此去到文武莊，將你妹妹找來。先叫他瞧一瞧死屍，然後把他帶到正西，一來看看你們車輛，二來瞧瞧惡霸的死屍。」馬龍點頭，說：「恩公您在此等候，文武莊就在南邊不遠。」劉榮說：「好吧，你去，快快回來。」馬龍答應前去，少時便將那張文和找了來。張文和一進樹林，就看見他母親在樹上綁著，七孔冒血而死，便放聲痛哭，跪倒磕了三個頭。劉榮在旁一看他，竟哭不見有眼淚。張文和說道：「這位達官，她是我的繼母，從打她到了我家，攪亂的我們亂七八糟。我給她磕頭，諒是說她可死了。我們家中，應當滿完啦。」劉榮說：「原來如此，那麼你將死屍運回去吧。」張文和答應，這才叫道：「馬大哥，您快回莊去，叫來幾個人，前來時務必帶著鐵鎚。」馬龍答應去了，少時只有馬龍一人回來，拿來一把鐵鎚。到林中見了他妹丈，說咱們必須如此的辦。張文和連忙說道：「此辦法正合我的心意。」劉榮問道：「文和，她可是你的繼母嗎？」文和一聽忙跪倒向他述說一遍。劉榮明白她也是報應循環，遂說：「既然如此，那麼你們將她埋在此地，沒人究問嗎？」張文和道：「沒人究問。有人問時我自自有辦法。」便叫馬龍出樹林看看外邊有人沒有。馬龍到了外邊一看四外無人，這才進來，說道：「兄弟你將老娘的死屍給摘下來，我在此處刨坑，將她就埋在此地啦。」張文和過去就將死屍摘下，這邊已然刨好一個長條坑。馬龍道：「我未將家人帶來，因為恐怕家人口中不嚴，走漏風聲。」劉榮說：「那麼她娘家沒有人嗎？」張文和說：「只有一個兄弟，是出家的道人，也是在西川一帶。」劉榮說：「那裡你不給他送個信嗎？」張文和道：「送信也不來。在她生著的時候，連上好幾封信，連個回信都沒有。」張文和隨著將屍首摘下，放在土坑之內埋好。劉榮道：「張文和，這位老太太有甚麼樣的過處？」張文和一聞此言跪倒塵埃，說道：「她老人家過惡很大，這完全可說是報應。請您到前邊不遠文武莊，打聽打聽，人人所知，要有一個人說，我這個做兒女的不對，那時請您把我送到當官治罪。我這位繼母，對待我全家，苦不堪言。」劉榮道：「那麼人家街坊四鄰，要問你的娘親啦。你是何言答對？」張文和道：「她活著的時候，時常出莊去要錢，□天八天，一個月半個月的不家來，我爹爹不找她不回頭。如今要是有人問，只可說她又財資要錢去了，一去未歸，不知上那裡去了，這一來也就算罷休了。」劉家一聽這才將二人帶到車輛之旁，向石祿說道：「玉藍，你好好的看守他二人，別叫跑了一個。不能竟聽你二人一面之詞，我必須調查。」說話之間，他來到車前，向張馬氏問道：「我問你，你那娘母有甚麼過處嗎？」張馬氏也隨姑娘一樣話，跟他二人所說的遙遙相對。劉榮道：「好吧，你們在此等候吧。」他便往南，到了文武莊頭，有一棵槐樹，樹下坐了不少男女人等。劉榮到了切近，向眾人抱拳拱手，說道：「我跟諸位打聽一件事情。」這裡有位老者，站起身形，見他肋下帶著軍刀，遂說：「這位達官，您有甚麼事呀？」劉榮問道：「您幾位是本村的人嗎？」老者說：「不錯，咱們大家全是本村的人。」劉榮說：「您貴姓啊？」老者說：「我姓張。」劉榮說：「台甫怎麼稱呼哇？」老者說：「我叫張海方。」劉榮說：「這個本莊裡有叫張海魁嗎？」海方道：「不錯有個張海魁。他是我的叔伯兄弟。」劉榮說：「你那兄弟他有一個媳婦嗎？」此時眾人全站了起來，向前說道：「這位達官爺您要問，她過惡太多嗎？叫我們這位老太爺對您說一說。」劉榮說：「好吧。」那老者便對他一五一□，全說了，與張文和等所說，分毫不差，這才別了眾人，回到原處，問道：「張文和，此地離縣衙多遠？」張文和道：「您要報告縣衙，事情可就大啦。」劉榮道：「那麼獨虎莊離此多遠呢？」張文和道：「一直西南，第二個村子就是。」劉榮道：「馬龍你再刨個大坑吧，將三名死屍全拉在坑裡一齊埋了吧。」馬龍答應，張文和幫助他，立時刨好坑，將三名賊人全都埋好。劉榮叫馬龍趕著車輛，她姑嫂在車上坐著，劉榮石祿等三個人隨後跟隨，一齊到了文武村西村裡。路北有座梢門，她們下了車輛，眾人也隨著走了進去，車輛交與做活的。眾人到了裡面。張文和一告訴他爹爹，他父子是治酒招待，向劉榮等是千恩萬謝。

劉榮用完了酒飯，帶著石祿告辭出來。二人出了村莊，看見天時尚早。劉榮道：「玉藍你隨我來。」應當他們出莊往東，他們往西去啦，便問文和道：「東邊這個村子叫甚麼名字？」張文和道：「那裡叫太平堡。」劉榮等這才辭別他們。張文和說道：「達官，您可想著，將來要是再從此處經過時，務必要賞我全家之臉，進來坐一坐再走。」劉榮說：「是了吧。」這才抱拳說聲再見。此事後文書再提。且說劉榮與石祿，來到了太平堡，東村口里路南。有一座高升店。來到了店門外，問道：「店家有閒房沒有？」店裡伙計說：「有閒房，這裡還有三間東房。」劉榮石祿拉馬匹往裡，當時伙計接過了馬去。石祿將皮搭子拿了下去，來到了東房，在廊底下一站。伙計拴馬回頭，上前將門開開，竹簾放下，伙計說：「二位客官，您往裡請啦。」二人進到屋內，看見迎面有一張八仙桌左右兩把椅子，令伙計打過一盆水來。少時送來。二人洗臉漱口烹茶。天時已晚，將燈點上啦。劉榮問石祿道：「你還吃甚麼不吃呢？」石祿道：「咱們剛吃完飯，做甚麼又吃啊。」劉榮說：「那麼你不吃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吃啦。」劉榮說：「你上北裡間睡覺去吧。」石祿說：「您不困嗎？」劉榮說：「我還得跟伙計說一會話呢。」石祿自往裡間去了，劉榮便問伙計道：「你貴姓呀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姓李。名叫李二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們櫃上都賣甚麼吃食？」李二說：「斤餅斤麵饅頭，全是論斤的。」劉榮說：「你給我來五斤饅頭，來他一碗湯菜，來一壺酒。」李二答應了，出去不大工夫，便將那些全給送了過來。劉榮一邊吃酒，一邊問道：「我跟你打聽點事。」李二說：「但不知您打聽甚麼事。」劉榮說：「正西有個獨虎莊。」李二說：「這個地名，是上年歲的知道他叫獨虎莊。年輕的主兒，全知道他叫獨虎營。」李二抱拳拱手說道：「達官，小人我說話，實在嘴冷。這五路保鏢達官，有行俠作義的。按說他們不是殺賊官滅惡霸嗎？除治土豪。可是據我一想，他們全是畏刀避劍，怕死貪生。」劉榮吃喝完畢，遂說：「伙計，你去吧，待我叫你再來。不叫就不用來啦。」李二答應，將要轉身。劉榮道：「也罷，待我將讓飯賬付了，也省得明天一早費事。我們應當多少錢呢？」李二說：「一共一兩四。」劉榮說「好」，伸手取出二兩一錠銀子。放在桌上。說道：「拿去吧，餘下的作為小費。」李二說聲「謝謝您」，拿著銀子走啦。到了外面錢交櫃房，他關店門，撒大睡覺不提。

單說劉榮將門關上，端燈到了南裡間，燈往前槽窗戶一放，自己合衣而臥，躺在牀榻之上，耗時候。直到二更，劉榮站起身形，將夜行衣換好，把白晝衣服打在包袱之內，抬胳膊踢腿，不蹦不弔。背後帶好金背刀一口，手巾蒙頭擡打拱首，低頭一看，零

雜物件不少。這才將燈熄滅，躡足潛蹤，來到北裡間外頭。聽了聽石祿，已然睡著啦。劉榮將門插棍拉開，門分左右，他便到了外面，將門倒帶，鑰匙稍微一響。劉榮一聽，北裡間不叫呼啦。自己心中所思，不用管他啦。這才回頭一看滿天的星斗，他便縱身形上了西房。躡房越脊，如履平地，施展小巧之能，來到了太平堡西村頭。低頭往下一看，黑洞洞。忙取下一塊瓦來，扔在地上，人聲犬吠無有，他這才下房，認大道一直向南。劉榮走著就聽背後有人說話，說是：「李保、李楨、張治，出去搶人，為甚麼一去未歸呢？你我二人來到外面，必須在各村尋找，並無音信。據我這麼一想，咱們躲不住啦，風聲特大，不應當在外邊去對敵官長。我聽中江五龍說，劉榮可將石祿請出世啦。五龍那麼大的能為，都不是石祿的對手。要說石祿一對短把追風鏢，那是石錦龍的真傳。一百二〇八手萬勝神刀，一手拆八手，百手為祖。那老兒劉榮，也不是好惹的。」這兩個人是路上說話，草裡有人聽，被劉榮聽見了。耳音很熟，一時想不起來。書中暗表，這兩個人乃是千里追雲郎智，萬里追風郎千。這二寇乃是西川郎家窩的，他二人眼光最好。郎智抬頭一看，見前面有一條黑影，連忙問道：「頭前是合字嗎？」劉榮沒言語。郎智一看那條黑影，撲奔了獨虎莊。郎智他二人不知道是劉榮。他們要是知道是他呀，從此就跑啦。郎智道：「前面的朋友，在下我弟兄，郎智郎千，閣下是那一位呢？」劉榮一想，低頭不語，忙一毛腰，往下走去。郎智一想，說道：「朋友你要講跑嗎，也不是向你吹牛，江湖之中，除去老兒劉榮外，就得讓我二人腳程快。你還能跑的了嗎。」說著腳下用力，追了下來，誰知竟會追不上。來到了獨虎莊，反把那條黑影追丟了。二寇走著慌不擇路，迎頭來了一個大土塊，忙閃身躲開。往四下一看沒有人。

不言二寇，且說劉榮來到了獨虎莊，在東村頭一看，莊牆高大。他圍著莊子繞了一個彎子。他見有一座大宅院，門前有垂楊柳。此時二寇已到，忙爬在地上。二寇到了牆上，飄身下去。劉榮心說：好吧，他是給我帶道。向上一看，牆高一丈六七。伸手探兜囊，取出抓江索，手拉絨繩，腳踏莊牆，進了莊牆。到了裡面一看，還有二道圍子。他爬在牆上，往前看二寇。那二寇在前行走，劉榮一看準知沒有走線輪弦。又一想這裡邊為首的，一定能為不小。他便跟在後面，一直到了三層房的上面。他看二寇下去啦，劉榮便爬到東房後坡，一看院子裡寬大，北上房七間，明著三間，暗著五間。那裡面是明燈亮燭，照如白晝一般，裡面賊人很多。就聽郎智弟兄二人說道：「回稟大王爺，我二人在各村子全找啦，並無蹤影。」劉榮看明白啦，起下一塊瓦來，向北房台階上一摔，吧噠一聲。自己心中所思：我夜入賊巢，這地方我若不敢下去，豈不是畏刀避劍怕死貪生？瓦一見響，那屋內燈光已滅，大家各亮軍刀，全出來了。抬頭往四外瞧看，看見東房中脊上站著一人。三面全沒人，就是東房上一人。為首的問道：「東房上甚麼人，趕快答言。」劉榮道：「朋友你貴姓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姓李名方，別號人稱雙刀將。」劉榮說：「李方你是朋友，你是冤家？」李方說：「朋友怎麼講，冤家怎麼說？」劉榮說：「你們烏合之眾，不足為奇。你們要是朋友，咱們單打單鬥。你要是冤家呢，我跳下去，你們大家一齊上手。」李方道：「朋友報通你的名姓吧，咱們是單打單鬥。列位賢弟，你們收拾好了。」劉榮在房上亮刀，說道：「我姓劉名榮，別號人稱我閃電腿。」李方忙叫張惠，趕緊鳴鑼聚眾。鑼聲響亮，由四外來了許多人，手執亮子油鬆，照如白晝一樣。劉榮一看那有頭有臉的賊人，滿在北面房底下，他才跳下房來，抱刀站在當院。說：「列位，那位不怕死的可以前來。倆打一個，匹夫之輩，一個一個的動手，若將我打倒，我死而無怨。你們那一個過來？」軋刀在當場一站，旁邊有人說聲「待我來」，劉榮一看過來之人，身高七尺開外，一身夜行衣靠，面紫色，掃帚眉，環眼努於眶外，獅子鼻翻鼻孔，火盆口，大耳相襯，手中一口撲刀。劉榮忙問：「來人報名受死。」那人說：「我祖籍西川郎家窩，我姓郎名智，千里追雲便是。」說完上步舉刀就砍。劉榮看刀到，往旁一閃身，用刀一軋他的刀，使了一個順風掃月。郎智往下一坐腰，劉榮抽刀往裡一滑，郎智一轉身，可就躲慢了。在他肩頭，刀尖划上啦。身受刀傷，長腰縱出圍外。劉榮抱刀一站，嘿嘿一陣冷笑，說道：「你們還有不怕死的那個上前受死？」

打虎親兄弟，上陣父子兵。萬里追風郎千，上前與他兄長報仇，掌中一把鬼頭刀，趕緊過來。口中大罵：「老匹夫劉榮，今天要你一死。」說著上前擺刀就刺。劉榮此時就橫了心啦，看刀到，往旁一閃身，他刀一空，遞刀進招。他二人就打在一處，也就有個三四個照面，劉榮托刀往裡一紮，郎千用刀一掛，當時將劉榮的刀咬住了。郎千一見心中大喜，忙用力往外一掛，跟著飛起一個扁踩。劉榮躲之不及，當時他就翻身栽倒，他一倒下那刀就出了手啦。郎千一長腰就過來啦，用腳踩住劉榮，揚刀刺，只聽吧喳一聲響，紅光崩現，鮮血直流。原來劉榮未死。是郎千左肩頭掛傷，跟著二塊瓦已到。郎千看二塊瓦帶風聲又到，連忙一縱身，往西縱出。回臉往西一看，見前坡站著一個大個，就聽他說話甕氣的，劉榮一聽是石祿來啦，急忙爬起，抓起刀來，說道：「玉藍來啦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來啦，你走的時候，怎麼不叫我呀？你一個人走啦，來找蓮花來啦。這些個全是蓮花嗎？」劉榮說：「對啦，他們全是蓮花。」那位說，石祿不是在北裡間睡覺，他怎麼會來到這裡呢？原來他正睡著，忽聽見外邊門的鑰匙響，石祿急忙坐起，伸手拿起皮搭子，來到南裡間，黑洞洞，看不見人。他便將燈光點著，將蠟花一彈，看炕上不見了劉榮。他急忙將鹿筋繩解開，把雙鏢背在背後，收拾緊襯俐落，這才將燈吹滅，出了西房。將門倒帶，鎖扣扣好，飛身上房，往外就走，如踏平地之路。抬頭往四外一看，只見西南有火光的亮子。石祿忙向前奔去，到了西村頭，先從房上起下塊瓦，往地上一扔，並無人聲犬吠，他才下來，出村子一直西南，少時到了獨虎莊，聽見裡面喊聲震耳。他抬頭一看莊牆太高，伸手取出百練索，八尺鋼練，兩丈四尺絨繩，共合三丈二。牆高萬丈，擋不住來人。當下石祿進了莊牆，掀下一塊石灰往下一扔，並無人聲。他才躡房越脊，來到裡面。越聽殺聲越近，他便順著聲音找來，上房行走，到了一所院內。站在東房，往下一看，正趕上劉榮被人踢倒。他急忙起下瓦來，抖手向郎千頭上打來。二瓦又打下，他才答話跳在院中，一擺雙鏢。劉榮心中所思：他若不來我命休矣。石祿捧雙鏢，當中一站，問劉榮道：「他們全是蓮花嗎？」劉榮說：「對啦，他們全是。」石祿說：「那麼全叫他們睡了吧。」劉榮說：「冒水就得。」石祿說：「誰拿子咬你來啦？」劉榮說：「他們大家都要拿拉子咬我，我全不怕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多要留神，蓮花太多。」甚麼叫蓮花呢？原來石祿管彩花賊就叫蓮花。石祿捧雙鏢，陰陽雙鏢手內卡，來到戰場全憑它。有人與我來爭鬥，鏢頭以下染黃泉。石祿問道：「你們那一個過來？」當時正北有人答言，說：「列位閃開了。」躡出一人來，劉榮一看，這個賊人眼熟，手中使這對軍刃利害，原來他掌中一對蜈蚣剪。石祿一看來人身高九尺開外，胸前厚，膀闊寬，面皮微黑，穿青掛皂，黃絨繩〇字絆，皮挺帶繫腰，緊襯俐落。就聽來人問道：「對面的小輩，報上你的名來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姓走。名叫走二大，別號人稱要命鬼。爾叫何名？」來人說：「我姓張名衝，外號人稱煙薰皂王便是。」左手剪疊著，右手剪垂下。劉榮說：「玉藍你可多要留神，他這一對傢伙可利害。」石祿說：「我比他還利害啦。」張衝左手剪往上一遞，那右手的剪蓋頂就打下來啦。石祿看剪到往裡跟身，右手鏢，往上一掛，二人動手。說書說的慢，那招數可來得快。不亞如打閃認針，他用左鏢一掛，那右手鏢就跟上來啦。沒容他左手剪撤手，右手鏢已奔他耳根子紮去。張衝一見，忙往下一坐腰。石祿一改招，使了一個雙風灌耳，這手又叫白猿獻桃。張衝稍慢一點，只聽撲哧一聲。將發鄭跟絹帕滿沒啦。賊人往後一倒腰，左手剪搭在胳膊上，手摸頭頂，哇呀呀的怪叫。忙說道：「列位賓朋，這個走二大的武藝，可真不弱。千萬別告奮勇，那一位要前來，可要先酌量自己的能為。輕者帶傷，重者就要廢命。」當時旁邊有人說：「張大哥閃開了，待我治死他。」

說話出來一人，石祿一看，來人身高一丈，白煞的臉面，掌中一條方天畫戟。忙問道：「報上你的名來。」賊人說：「我姓王名元。外號人稱賽仁貴。」王元橫戟到了近前，用戟分心就刺，石祿右手鏢用了個海底撈月，急架相還。王元擺戟頭往下一押戟桿，將鏢壓住，右手扣住戟桿。那王元一見，忙往懷中較勁，往回一奪。二人一較勁。石祿將雙鏢撒手扔地，他右手可將戟桿抓住，長腰往近挨身，黑虎掏心一拳打來。王元撒手戟，往後倒步。石祿說：「你的軍刃我不要。」抖手往人群裡扔去。往南一跟，穿心掌就打進來啦。王元用手腕子往下一掛，二人在當場就打在一處。一個是受過高人的傳授，一個是明人的指教。劉榮一看西川路的賊人，也有這個樣的賊人。也就是他，要換個別人，早就完啦。大家群賊一看，說道：「咱們王大哥哥戰不過他，可別跟他動手。工夫一大就不好辦啦，必須三兩招，就得扯呼。」群賊說「對」。此時劉榮看石祿不還招，人家拳腳直向致命打來，忙說道：「蓮花太多。你進招吧。」石祿一看他使的是流星趕月，泰山壓頂，蓋頂就打下來啦。石祿使野馬分鬃，手指伸張，向他撮去，左

手奔他耳門子。王元一看用手一掛他右手，形銅似鐵。石祿看他一坐腰，他那撮掌，當時就變了手溝子。王元看他一進招，往底下一低頭。石祿的左手在上邊，右手在下邊，雙手一按，當時就把王元的兩肩頭就抓住啦。用雙後一按肩頭，往起一縱身，雙腿起來將他腰纏上。雙手往後一推，口中說道：「你爬下吧小子。我結實，你比我還結實。你家去吧小子。」只聽撲咚一聲響，倆個人全倒下啦。王元仰面朝天，石祿砸在他的身上。王元雙手抱住石祿的胳膊，二人當時相住啦，原來王元也是橫練。劉榮說：「玉藍，趕緊叫他睡了吧。」石祿也抬不起手來，兩胳膊往外一支，說：「小子你睡了吧，小子。」用頭一找他準頭，只聽吧喳一聲，腦髓皆崩，萬朵桃花。大家群賊一見，是膽戰心驚。石祿站起身形，拉雙鑷說：「榮呀，他沒有我結實呀。」

他二人正講話，由正北來了一人。石祿面向南，劉榮向北說：「玉藍瞧後頭。」石祿往前一低頭，右手鑷往上一掛，後面這人手使竹節鞭打來。此人抽鞭換式，往旁邊一站。石祿分軍刃說：「你要這樣我可急啦。」一句話說漏了兜啦，問道：「小輩你叫甚麼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姓董名平，單鞭賽尉遲。」石祿說：「要使鞭我們家裡可多的很，祖傳槩鞭鑷。」大家一聽這三種兵刃耳熟，群寇交頭接耳說話。有人說：「要是石錦龍的後人，咱們可得快走。除去夏江秀水縣，別無旁人。」群賊交頭接耳說此事，那石祿在當場。還說：「槩鞭鑷是我們的祖傳。」石祿生來恨蓮花黨之人，只要對了手，他是一招都不讓。皆因他們竟敢壞好人家婦女，所以恨他刺骨。因那董平知道其外之事，他不知其內之情。他提手一晃，鞭就到啦。石祿一看忙往旁邊閃身，右手鑷往外一掛，左手又往裡一撮。董平往下一坐腰，石祿是鑷腿一齊到，一腿便將董平踢了一溜滾兒。董平連忙起來，石祿橫鑷一瞧，口中說：「好小子。你會跑啦。」此時正北又上來一人，說道：「小輩別走，看槍。」石祿扭項回頭看，見此人平頂身高七尺開外，細腰窄背，雙肩抱攏。董平在那邊說道：「賢弟千萬別動手啦，此人手段太高。」石祿說：「你爬著吧小子，別多說話啦。你拿著紮槍叫甚麼？」此人說：「我姓焦名亮，外號玉美人的便是。小輩你不用說些假話，你要說出你真名實姓，下不死無名之輩。你要說假話，乃是擦粉的婦人。穿倆截之衣，油頭粉面，帶子纏足。」石祿說：「小輩你真罵人呀。我說出真名實姓，你們大家可別飛呀。」玉美人焦亮說：「何能懼怕於你？」董平說：「兄弟你可多要留神。」焦亮說：「兄長千萬別揚他人之威，滅你我大家的銳氣，生而何歡，死兒何懼？叫他在槍頭作鬼，你快通報名姓吧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姓石名祿，外號人稱穿山熊。」焦亮說：「你是哪一門？」石祿說：「我是大六門第四門。」焦亮說：「看槍。」石祿說：「小子，你不是叫玉美人嗎。今天叫你睡啦。」說話之間，看槍到，他用鑷一掛，焦亮急忙將槍抽回來，槍桿就抽。石祿一橫腰，說：「小子，我給一下子。」用脊背接槍桿，雙鑷可奔他紮去。焦亮看他一低頭，槍桿可就抽在他的身上去啦。又一看他雙鑷奔自己脖子來啦，他一想要往上縱，他一定將我腿打掉。往下一坐腰呢，一定廢了命。往後一縱身，來了一個鐵板橋。石祿往前一撒手，左手鑷一掛槍，右手鑷直奔胸前而去。石祿口中喊道：「你家去吧，小亮子。」撲哧一聲，紅光崩現，腸肚一齊出，也是他的報應循環。群賊見他鑷頭往下直流血，不由膽戰心驚。

眾人交頭接耳，說：「咱們可不能懼怕他人。他拿軍刃往前一掛，咱們就趨勢走。」旁邊有人說：「趕緊把他死屍拉開，待我上前戰他。我若不是他人對手，那你們就趕快走吧。要不然輕者帶傷，重者廢命。」說完話他手捧據齒飛鏢刀，來到當場，口中說道：「石氏門的軍刃，聽說過，沒會上過。今天倒要看看有何能為。」劉榮說：「石祿，他可是好的，不要叫他流水。」石祿定睛一看來人，身高八尺，肩寬背厚，兩道濃眉，大環眼，鼻孔朝外，火盆口，唇不包齒，大耳相襯，壓耳毫毛，倒豎抽筆一般。青布紮巾，青布貼身靠襖，藍布護領，黃絨繩□字絆，青抄包紮腰，緊襯俐落。青布底衣，灑鞋魚白的襪子，打著半截花布縫腿，手軋飛鏢刀。石祿問道：「報上你的名來。」那人說：「我住家在正北，賀家川，姓賀雙名飛熊，別號人稱卷毛吼，在五峰島是第三把交椅。你原來是石祿哇，你家賀三爺倒要鬥一鬥，你們爺們，有甚麼本領？」說完托刀往裡就紮。石祿見刀到，用單鑷往出一掛。賀飛熊連忙抽刀。石祿的鑷往外一扁腕子，只聽嘎吧一聲，刀鑷就碰到一處。雙鑷使了一個野馬分鬃式，將刀撕出，只聽當的一聲，那賀飛熊的頭巾發鬆就掉啦。石祿說：「榮兒，他是好的。」劉榮說：「對啦，他是好的。」石祿這才將雙鑷一合，說：「你趕緊逃命去吧。」賀飛熊當時倒吸一口涼氣，他往前問道：「朋友你貴姓啊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姓劉名榮，別號人稱閃電腿。」賀飛熊毛腰將頭巾抓起，飛身上東房，到了前坡一站，說聲：「列位賢弟，還不跟我逃走嗎？還在此地嗎？」當時大眾人等，紛紛上了東西等房，向四外逃走。石祿要追，劉榮說：「別追，叫他們去吧。」因此群賊得以逃走。這時候惡豪奴跪下一片，各扔軍刃，是苦苦的哀求。大家說道：「請二位大太爺，手下留情，千萬別要我們的命。我們不入伙，他不答應。」劉榮說：「那麼你們大家認打認罰吧？」大家說：「認打怎麼樣，認罰怎麼樣？」劉榮說：「認打呀，將你們帶到縣署問罪。你們要是認罰呢，見死屍刨坑掩埋。」大家一聽齊說：「我們認罰。」說著一齊站起身來。找鐵鎬，各處刨坑，將死屍埋完。劉榮道：「你們是多少人，滿全聚齊。」又將後面女眷叫出來，又五六個。劉榮問道：「你們大家可是三媒六證，花紅彩轎娶的嗎？」那些婦女一聽，又看到劉榮慈眉善目，知是好人，這才一齊跪下說道：「這位老爺子。你是不知。我們全是附近住戶。」這個說：「我在門前買絨線，被他們搶了來。」那個說：「好，你們先見一股子清香，及至醒來，便是此地。」劉榮說：「好，你們先各自回屋，收拾金銀細軟之物。待我稟報縣衙，將你們各送回家，好團圓。」那些婦女走去。劉榮道：「你們僕人，一共有多少。他手底下財產，在甚麼地方放著，快將銀錢搭到此處。」劉榮一看他們，俱都是害怕耽驚的樣子。遂說道：「你家莊主，他們所作所為，全是非法。可是你們可能夠打質對嗎？」大家說：「這一位老達官。此地有為首的，那縣署，他們不敢往這裡來。」劉榮說：「他們不敢來，如今已被我們掃滅，他還不敢來嗎？你們那一個認識縣署？」有一個說：「我認識。」劉榮說：「那麼你快把文房四寶拿來。」那人轉身走去，少時回來，交與劉榮。劉榮當時寫好了一封書信。交與了那人，那人持信而去。到了縣署將信送上，官兵問道：「你從那裡來？」家人說：「我從獨虎莊來。」差人上下一看他，說：「你在此等候吧。」他拿書信，到了裡面，見知縣，回說：「外面有獨虎莊送信之人。」縣太爺接過信來，拆開一看。縣太爺接過信來一看，不由大吃一驚。欲知信上寫些甚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